



市井烟火

一个网约车司机的“人生评语”：

适合做朋友
不适合做老公

□张春燕

“刚刚这个球，桑切斯处理得很聪明、很巧妙啊！”

“对呀，比赛中，面对不同场景、不同情势，球员的机智和应对能力是很重要的。”

那天，跨进网约车，听到的是关于某场篮球的评论。

见我的表情有点儿诧异，司机带着歉意说：“我刚刚在收听篮球比赛。你不习惯的话，我马上关掉。”

我回他：“没事儿。我虽然不怎么懂篮球，听一下也没关系。你平时都是听这个打发时间吗？”

“没有乘客的时候就听，中途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就直接看比赛视频。”司机微笑着回我，语气间透着几分轻松、几分快乐。

车向目的地驶去。

司机关小了音量，赛事转播的声音，成为我们聊天时隐隐约约的一个背景音。

“你这么喜欢篮球，应该从小就打球，是球队的主力吧？”我饶有兴致地问。

他告诉我：自己从小学就开始打篮球。读书、当兵、转业到企业，一直担任球队的主力中锋。在只有一个空框、没有篮网、球场没有硬化、灰尘漫天，没有画边线、用几条绳子和几根竹竿围起来的简陋球场，也照样打得兴致盎然。“可惜现在年纪大了，长胖了，跑不动了，只有看看比赛、听听转播，过过瘾了。”语气间那掩饰不住的失落与惆怅，穿过车窗，在渐渐回暖的空气中、在行道树枝条已泛出几分绿意的初春里飘散。

“你这挺好的呀！就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，有爱好，有朋友，有健康的身体，有稳定的家庭，没有太多钱也不为钱发愁的日子，就很幸福了。”在一个陌生人面前，我再一次兜售起我心中的幸福观。

他淡淡一笑：“我的家庭现在很稳定，因为不稳定因素已经走了。我现在和老爸、老妈和儿子在一起生活，我们彼此都离不开，稳定得很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我一时竟不知该怎么接话。

然而他并不在意，继续往下说：“当初，娃儿还在读小学。我跟朋友约起去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武汉等地看球赛，花光了几年的积蓄。还有几次，我跟几个朋友在外面开了宾馆，边喝啤酒、啃鸡脚，边看比赛直播。她跑到宾馆和我们经常聚会的几个地方大哭大闹。我那个时候年轻气盛，又好面子，有时候也是趁着酒劲儿，跟她打呀闹的，弄得不可开交，全家鸡犬不宁。结果，娃儿刚刚上初中，我们就分开了。”

汽车穿梭在城市早高峰沸腾的人流和车流中。他在红绿灯前停下车，继续说：“那个时候，我的朋友还有前妻的朋友当面或者背后评价我，说法都惊人的一致：我这人只适合做朋友，而不适合做老公。”

“年轻的时候，好多人都免不了做一些荒唐事，不是还有比你更偏执、更不可思议的球迷、歌迷、影迷吗？”

他笑了笑：“也是。好多人年轻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做过一些荒唐事。不过，我也算我们那群人中做得比较极端的了。现在，我肯定不会为了看球赛，不顾一切地去做那些事情了。但是篮球已经融进了我的生命。我现在除了照顾父母，为娃儿、也为自己的将来多挣点儿钱以外，就只剩下篮球了。所以到老到死，这个爱好我也不会放弃。”

车到目的地。下车前，我由衷地说：“祝你早日遇到一个理解你、尊重你的爱好的人。会有人欣赏和喜欢你这一款的。”

他回给我一个特别舒心的微笑：“托你吉言，我也很期待。”他脸上的皱纹如春花般，一层层向外绽放。

天空碧蓝，和风轻漾。那是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抬工号子辑录：“大陡坡，慢慢梭；左手有缺缺，右边才走得；地下有个洞，眼睛要好用；前头有座桥，抬稳莫要摇；前头有牲口，靠边慢点走；迎面一顶轿，各走各的道；树子碰脑壳，草帽要挂脱；太阳要落山，抬拢好吃烟；太阳要落坡，抬完好回窝……”

号子头吼：前头陡得很
众人便和：脚下踩得稳

——那些你没听过的抬工号子

□舒德骑

重庆山高坡陡，早年交通不发达，物资集散多靠人抬肩扛，所以下苦力的人多。从先前遍布山城的“棒棒军”、遍布河滩的拉纤人中，便可窥见一斑。这些下力人在劳作时，为规范群体步调、排解身体疲惫、倾泻胸中块垒，便不由自主吼起劳动的号子来：推船，有船工号子；拉纤，有纤夫号子；抬轿，有轿夫号子；打夯，有打夯号子；破石，有石工号子；抬工，当然也有抬工的号子。

这些在劳动中吼出来的号子，或激昂悠长荡气回肠，或亢奋铿锵热烈嘹亮，或口无遮拦幽默讥消，让人闻之生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，同时也显示着群体团结的力量和劳动者的阳刚之美。

业，必须有一个号子头当司令。号子头一般由经验丰富资格老的人担任。全体抬工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号子头的指挥，听号子头的口令行事。当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号子头“哟嗬——”一吼，众人便检查绳索、杠子上肩；二吼，众人便和声运气、直腰直腿；三吼，便开始起脚前行——或缓步，或快走，或左行，或右走，或暂停，或歇稍，一切行动都由号子头指挥。

东西抬起来后，号子头吼一声，众人应一声，一唱一和，步伐一致，亦步亦趋，煞是热闹。如果人多，那高的低的粗的细的亮的哑的各种雄性的声音混合在一起，气势便颇为宏大，场面也颇为壮观，时常引来路人围观。这时，如若围观的人群中有姑娘或媳妇，那抬工们更是昂首挺胸，声音更亮。

或将成为原汁原味的民间音乐

记得1969年夏天，我们在河边码头上抬变压器，共有抬工36人，号子头穿条短裤，赤膊站在变压器上，手抓一顶破草帽当作指挥旗，忽前忽后、忽左忽右地挥舞着指挥。号子头吼一声，众人便和一声。几十个精壮的男人抬起几吨重的物件，齐声吼叫起来，那阵势很是威武壮观，引来码头上数百人看热闹；还有些小娃娃拍着屁股，跟在抬工们后面，也鸚鵡学舌地跟着抬工们吼叫，更增加了热闹氛围，也增添了几分情趣。

渝西地区的抬工号子，虽说有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随意性，但其实是有基本规范的，全体抬工必须“懂得起”。比如前面是陡坡，号子头便会吼“前头陡得很”，众人便和“脚下踩得稳”；比如前面是平路，号子头便吼“平阳大路”，众人便和“甩开大步”；比如前面是窄逼小路，号子头便吼“羊肠小路”，众人便和“收紧脚步”……这一唱一和的号子声，或舒缓或急促，或靠左或靠右，都要根据路况而定，久而久之，约定俗成。

渝西地区的抬工号子，由于地域关系，稍有差异，但总体的韵调是基本差不多的，它是抬工们在劳动中创造并日臻完善的——倘若有音乐人收集整理出来，说不定也会像川江船夫号子一样，成为民间原汁原味动人心魄的一种音乐形式呢！

(作者系重庆江津区作协原主席)

号子头前面吼，众人便在后面和

抬工号子，在庞大的号子家族中独树一帜。

我幼时家贫，饱尝肩挑背磨之苦，十五六岁便在路边抬石头，在河坝抬木料。后来下乡当知青，开田改土、挖泥采石，也少不了肩抬肩扛。久而久之，不但跟老抬工们学会了抬工的号子，还琢磨出其中一些道道来。

重庆多山，坡陡路窄，一个人挑东西爬坡上坎，只是自己哼唧就行了。而抬东西，少则两人，多则几十人，一般都是搭成偶数，那阵势就像蚂蚁搬运猎物一般。若是两人抬，号子则比较简单，只要两人声音一和，杠子一上肩，只需各自哼哈就行了。人多，则要复杂得多，这就要求动作绝对要协调，步调必须要一致，否则弄不好就会出现毁物伤人的事故，是万万马虎不得的。人多作

巫山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龙骨坡抬工号子 (资料图片)

